# 蜀山劍俠傳/06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六十三回　深宵煮酒 同話葵花峪　險道搜敵 雙探魚神洞

下一回▶

大家談了一陣，彼此越來越投機。白琦、戴衡玉兄妹從許鉞口中聽出黃、趙二人俱會劍術，十分欽慕，便請許超轉留黃、趙、許三人助一臂之力。心源道：「鋤暴安良，扶持弱者，原是我輩本分。不過小弟同黃道兄尚有要事在身，二月初三，尚奉有一位前輩劍仙使命，留有書信一封，要到當日纔能拆看，偏偏這事約的日期也在這日，能否如命效勞尚無把握。倘在二月初三以前同他交手，那就可以一定效勞了。」說罷，便將追雲叟命周淳傳書之事說了一遍。還恐白、戴三人不信，又將身旁書信取出。白琦道：「趙兄太多心了。我看羅九見文賊身死，必不能守原定日期。二位既有要事在身，兄弟也不敢勉強。我等總算有緣，現在爲期還早，此間頗有清靜房屋，谷中風景不亞嶽麓，何妨請三位移此居住？如到期前陳、羅二賊不來，再另想別法，決不致誤尊事。如何？」黃、趙二人野鶴閒雲，見主人盛意相留，彼此難得意氣相投；又聞得陳、羅二人如此橫行，祇要不誤追雲叟使命，正樂得爲民除害。便答應明日迴轉嶽麓，去將一些隨身東西取來，住到二月初三，看了追雲叟書信再定行止。白、戴二人聞言大喜。淩操同俞允中俱受了羅九的傷，幸而白琦知道門徑，加意治療，在後園養病。聞說來了三位劍俠，連淩雲鳳俱要扶病出來請見。白琦說他二人不能勞頓，隨請黃、趙、許三人入內相見。談起來，淩操還是心源初次學武時的同門師叔，彼此自然愈發親近，第二日，黃、趙、許三人迴轉長沙嶽麓，分別將東西取來，在戴家場住下。惟有許鉞急於要到三游洞拜師，還要回家料理一切，說住過了正月十五便要回去。白琦見他去意甚堅，不便過分挽留，祇得等

他住過十五再說。

到了除夕這晚上，戴衡玉大擺筵席，款待三位嘉客。酒席上面，黃玄極道：「那天我們在酒樓上，許三弟明明幾次聽見那一夥人說出戴家場三字，如今三日不見動靜，莫非那廝另有詭計？我們不可大意呢。」一句話將衆人提醒，戴衡玉道：「不是黃道兄提起，我還忘了呢。這山凹本名葵花峪，峪中原有兩個聚族而居的小村，戴家場算是一個。還有一村姓呂，雖然也在這葵花峪內，那年下了一場大雨，山洪暴發，沖塌了半邊孤峯。再加上洪水帶下來的泥沙石塊，逐漸堆積凝聚，將兩村相通的一條小道填沒。那條道路兩面絕壁巉巖，分界處的魚神洞原祇能容一人出入，如今被泥沙堵死，就此隔斷，要到對村去，須要繞越兩個絕嶺，極爲險巇難行。再加上兩村雖然鄰近，感情素不融洽。不來往也倒罷了，第二年吳三桂的兵敗了回來，潰而爲匪，攻進呂村，殺死了不少人，擄掠一空。從那年崩山起，年年發山水，田裏莊稼快熟的時節，老是被水衝去。呂村的人安身不得，尋了一位地師來看風水，他說呂村龍脈業已中斷，居民再不設法遷移，誰在此地住，誰就家敗人亡。此地最信風水，又見年年發水，實實不能安居，便把闔村遷往鄰近高坡之上。惟有田地不能帶了走，又覺可惜，祇得在開春時節前去播種，收成悉聽天命。誰知他們遷走那一年，竟不發水，收成又好。可是他們一移回來，住不幾天，水就大發。他們無法，惟有把耕田和住家分作兩處。祇在較高的山崖上面留下兩家苦同族看守田地，每當耕種時節，跋來報往，真是不勝其煩。那邊山田又肥，捨又捨不得，賣又沒人要。常請地師去看，都跟以前地師的話差不多。還有幾個說那孤峯未倒時，呂村與戴家場平分這山的風水；山崩以後，風水全歸戴家場，所以呂村的人祇能耕地，不能住家。呂村的人聞言，把我們恨得了不得。但這山是自己崩的，與我們無干，我們防備又嚴，他們奈何我們不得。舊呂村與新呂村相隔約有五六里山路，時隔不多年，舊日房屋尚能有一大半存在。倘若陳、羅二賊知道本場難以攻入，勾引呂村，借他們舊屋立足，鑿通魚神洞舊道，由峭壁那邊爬了過來，乘我們年下無備，來一個絕戶之計，倒也不是玩的。」

白琦道：「二弟慮得極是。這賊最無信義，文賊一死，知道他不肯甘休，可是誰也不能料定他何時纔來。爲期還有這麼多天，哪能天天勞師動衆？最好由我兄弟三人輪流到魚神洞湮塞的舊道上巡守，懷中帶着火花，稍有動靜，立刻發起信號，以備萬一。以爲如何？」許鉞搶先說道：「此事不必勞動白兄諸位，我因急於要赴三游洞尋師，不能到時效勞，些須小事，就請白兄分派小弟吧。」心源、玄極也說願往。白琦說：「三位嘉賓初來，又在年下，正好盤桓，怎敢勞動？」禁不住許鉞一定要去，祇請派人領去。白琦道：「要去也不忙在這一時，今明晚請由小弟同令弟擔任如何？」說罷，便起立斟了一

滿杯，對許超說道：「愚兄暫在此奉陪嘉客，勞煩賢弟辛苦一回吧。」許超聞言，立刻躬身說道：「遵命。」端來酒杯一飲而盡。早有人將隨身兵刃送上。許超接過兵刃，朝衆人重打一躬，道聲再見，轉身下堂而去。

許鉞因是自己兄弟，不便再攔，祇得由他。衆人重又入座，白琦殷勤勸客，若無其事一般。大家觥籌交錯，直飲到二更向盡，仍無動靜。當下有長工撤去杯箸，由白、戴二人陪到房內閒談。因是除夕晚上，大家守歲，俱不睡覺，談談說說，非常有趣。直到三更以後，戴衡玉入內敬完了神出來，向大家辭歲。接着全家大小、親友長班以及戴家場闔村的人，分別行了許多俗禮。

許鉞見衡玉一家團圓，非常熱鬧，不禁心中起了一些感觸。猛想起：「許超同自己分手了多少年，不曾見面，無端異地骨肉重逢，還練了一身驚人本領。適纔也未及同他細談別後狀況，自己不久便要往三游洞尋師，說不定就許永久棄家出世。何不把那一份家業連同兒女都託他照管，豈不是好？」想到這裏，便趁衆人忙亂着辭歲禮之際溜了出來，門上人知他是本村貴客，也未盤問。許鉞在席上業已問明魚神洞路徑，離了戴家，便往前走。祇聽滿村俱是年鑼鼓的聲音，不時從人家門外，看見許多鄉民在那裏迎財神，祭祖先，各式各樣的花炮滿天飛舞，祇不見那日初進村時所見的九龍趕星的一支號花罷了。許鉞一路上看見許多豐年民樂，旨酒卒歲景象，頗代村民高興。正走之間，忽地一道數十丈高的橫岡平地聳起，知道這裏已離魚神洞不遠。祇見天上寒星閃耀，山岡上面靜悄悄的，更無一個人影，又不見許超在何處守望。再往回路看時，依然是花炮滿天亂飛，爆竹同過年鑼鼓的聲音隱隱隨風吹到。

許鉞更不思索，將身連縱幾下，已到高岡上面。正用目四外去尋許超時，忽聽耳旁一聲斷喝，接着眼前一亮，兩柄雪亮的鋼刀直指胸前。許鉞急忙將身往後一縱，縱出有三五丈遠近。定睛朝前看時，原來是兩個本村壯勇，每人一手提着本村號燈，一手拿着一把鋼刀。正要想還言，忽聽腦後風聲，許鉞久經大敵，忙將頭一偏，便有兩杆長槍寒星一般點到。許鉞知道戴家場的人個個都會一些武術，並且佈置周密，再不從速自報來歷，無論傷了哪一方面，都不合適。一面將身橫縱出去，一面喊道：「諸位休得誤會，俺乃白、戴二位莊主派來替俺兄弟許超的。」那四人聞言，便將四盞紅燈提起，直射到許鉞的面上，認出是日前莊主請來的嘉客，連忙上前賠話道：「我等四人今晚該班，巡守此地，因見貴客沒有攜着本村的號燈，上半夜三莊主又來說，魚神洞內恐有奸細混入，着我等仔細防守，以致把貴客誤當做外人，請你老不要見怪。」許鉞也謙遜了兩句，便問三莊主許超何往。那四人當中爲首的一個叫戴滿官的說道：「上半夜曾見三莊主到此，

說他要往魚神洞故道前去辦一點事，叫我四人不準擅離一步。如到天色快明他還不曾回來時，等第二班替我們的人到來，便去與大莊主同各位報信。起初我們還看見他提着長槍在魚神洞口盤桓。二更過後，就見他獨自走進洞去，從此便不見出來。那魚神洞深有四五十丈，原是通呂村的必由之路。前些年這山崩下來，將這條路填塞，魚神洞的脊樑被山石壓斷，也堵死了，變成兩頭都不通氣。日前我們在此防守，總是把四人分成兩班，帶了許多酒菜，跑進洞去，弄上一些柴火，在裏面取暖喝酒。四個人分着兩班防守，有兩個夥伴聽見裏面有鬼哭神嗥的聲音，隱隱還看見洞的深處有青光閃動，疑惑是出了妖怪，嚇得跑了出來。我們兩人不信，也到洞中去看，起初沒有甚麼響動。正要怪我們那兩個夥伴說誑，忽見從洞內深處飛出一道青光，一道白光，從我們頭上穿出，飛向洞外，把我二人嚇倒在地。停了一會兒，出洞看時，甚麼蹤影都沒有。本想報告三位莊主，三位莊主素不信神信鬼，恐怕說我們膽小偷懶，忍了好些天。因爲三莊主素來隨和，愛同我們說笑，也是我多嘴，說魚神洞內出了妖怪，說起此事。如今三莊主到洞中一去不見出來，我真替他擔心呢！」

許鉞聞言大驚，略一尋思，便對戴滿官說道：「一個小小洞中，哪裏有甚麼妖怪？想必三莊主在裏面認錯了路。你們四位仍在此地防守，如有外人來到，不必同他交手，祇將號燈往村中揮動，自有人前來擒他。我去尋我兄弟出來便了。」說罷，攜了手中兵刃，直往魚神洞走去，許鉞走到魚神洞口一看，祇見洞口高約二丈，已被碎石堆積，祇容得一二人出入，裏面黑洞洞的。傾耳細聽，沒有甚麼動靜。姑且朝着洞內喊了兩聲許超的小名，洞深藏音，又加上許鉞丹田氣足，分外清越。許鉞喊了兩聲，再仔細凝神，聽那山洞的迴音。忽喊一聲：「不好！」也不進洞，徑自回到原處，向戴滿官要了一隻號燈。二次來到洞前，用手掩住燈光，走進洞去，摸着一塊石頭，臉朝黑處坐下，睜眼往前凝視，有半盞茶的工夫。然後眼閉上，調息斂神，又待了片刻。然後睜開二目，朝黑暗中看去，居然看清路徑，知道這洞內必另還有透光之處，不然決不會看得這般明顯。

許鉞這一種暗中看物的功夫，名叫虛室生白夜光眼。初練的時節，先預備一間黑暗屋子，裏面點上一根香火，從明亮處走將進去，睜開二目，向室中預設的香火凝視片刻。然後閉目凝神，有半刻光景，重又睜眼注視香火，不眨眼，直看到兩眼痠到不能支持。又將眼閉上，養神片刻光景，重又睜眼注視香火。每晚須有一定次數，逐漸將香火做的目標減小。到了三個月以後，撤去香火，換上一根白的木棍，照樣去練。一直練到木棍由大而小，木棍顏色由白而黃而紅，功夫纔算練成，從此暗中視物非常清楚。

許鉞剛纔喊了兩聲，聽出餘音雖長，沒有迴響；又聽戴滿官說，許超入洞業已時間很久，

知道這洞必已被人打通，許超入內，也許遭了毒手。本想回去說與衆人知道，又恐許超萬一沒有出事，這般勞師動衆，未免示弱。仗着藝高人膽大，又練就這一雙夜眼，好歹先去尋尋許超下落再說。便向戴滿官要了一隻號燈。將漏光的一面朝着石壁，準備自己萬一迷路時的標記。那號燈祇有一面透光，又是紅色，射在石壁上面，依稀祇有些微影子，不是練過夜眼的人，絕不會看見。許鉞還不大放心，重又坐下，調息安神，在黑暗中把目光調好，睜眼朝四外一看，自己坐的這塊石頭旁邊還有柴灰餘燼同一把酒壺，知是巡守的村壯所遺。再往前面一看，這洞頗有曲折。許鉞人本細心，運用夜眼，躡足凝神，朝前一路看，一路走。往裏走了有三四十丈遠近，忽然走到盡頭，四外細尋，並無出路。心想：「那四個壯勇明明看見許超從此進來，這洞雖然曲折，卻祇有一條道，並無歧路，怎麼已到盡頭，還不見許超何在？莫不是他們看錯了，許超不曾進來？或者洞外還有一條道路，也未可知。那前晚守夜的人所聽的哭聲，同洞內衝出那一青一白的兩道光華，又是甚麼緣故呢？」

正在尋思之際，忽聽一種極細微的聲音，從那盡頭處石壁後發出。許鉞更不怠慢，輕輕挨近石壁，將耳朵貼在上面一聽，竟是一種搬動重東西的聲音，彷彿還聽得好些人在一處說話，祇是聽不十分清楚。知道已有蹤跡可循，仗着耳力甚聰，屏息凝神，細聽了好一會兒，纔聽出一個尖聲尖氣的嗓子說道：「我當初原說那兩個鳥兒既從這兒飛走，這條險道決不可靠。我們曉得，難道別人會不曉得？果然今晚人家就派人前來。若不是我預先準備，豈不又被他們把虛實全得了去？我們既有郭真人相助，索性等到日期，明刀明槍地分個高下多好。何必還偷偷摸摸的，倒叫人家預先多一層防備。如今把這條道重新填死，我們固然不想過去，人家想來；要掘這堆石頭，也決不是頃刻工夫所能辦到。真要知道人家動靜，祇須請郭真人的門人駕起劍光前去便了。」說到這裏，又聽一人接口說道：「還是三老爺說得是，這都是羅九那廝說的。他聽見前日那兩個鳥兒從這裏逃走，我們發現魚神洞險道已通，他說戴家場防守周密，到處都有埋伏，外人插翅也難飛進，如今既有這條捷徑，正好趁新年內去暗度陳倉，殺一個雞犬不留。誰想我們昨日費了半天事纔得打通，倒便宜人家的奸細毫不費事地溜了進來，幸虧將他擒住。郭真人知道了此事，大大不以爲然，立逼莊主重新將洞堵死。大年三十晚上，我們還不得好生在家過年。我兄弟老五還被那奸細將腳筋刺斷，變成殘廢。這都是羅九這狼崽子出的主意！」先前那人又道：「老四，你也不用再難過了，快把這一塊堆上，隨我去見莊主去吧。天都快亮了，我還想到你家去過殘年哩。」隨後又聽石頭移動之聲響了一下。接着便有許多腳步之聲，由近而遠，直到聽不見絲毫響動。

許鉞估量石壁後面的人業已走遠，聽那些人所說的一番話，知道許超凶多吉少。急忙回

身取來號燈，將油紙取下，細細往石壁上面去照。果然發現石壁靠左邊有一個孔洞，離地有四五尺高下，寬約三尺，地下還有許多腳印。那洞現在雖被一塊大石填塞，經辨認結果，已看出是人工所爲。用手推了兩下，卻推它不動。許鉞不肯死心，再往別的地方用力推扳，無意中忽然覺着右下角那一塊山石隱隱有些活動。拿燈一照，果然看出一些裂痕，心中大喜。且不動手，先把這石壁端詳了一會兒，看出這座魚神洞當中，半截地勢比較寬廣。當年那座山峯倒將下來，將洞頂壓穿，把往來要道堵塞。山石倒下來時節，受了巨烈震動，表面雖然渾成一塊，卻有不少震裂的地方，起初人本不甚注意，直到敵人打算掘通故道，偷襲戴家場，纔發現有一塊石頭，業已同石壁本身分家，便把它移開了去。今晚想是又有人主張，不要用這種險法，重新將它填死，不想又被自己發現。不過許超如在此處出去被擒，石壁那面敵人必有防備。如不從此路設法，一則自己道路不熟，二則聽人說相隔太遠，恐耽延時間，許超出了差錯。仔細一尋思，決定仍然開通此路出去。便將長槍擱在地下，拔出身旁寶劍，朝那石頭裂縫中直插了進去，用力往懷裏一扳，居然隨手而開。許鉞怕驚動了石壁後面敵人，輕輕將劍入鞘，蹲下身來，用兩手扳着那石頭棱角，用盡平生之力，穩住勁，沉住氣，往懷中一拉，毫不費事地把一塊二尺方石頭拉了出來，探頭往那小洞中一看，忽見一絲光線射在石頭上面，知已將石壁開通，可以由此出去。

原來當初山崩的時候，一座山峯的峯尖正壓在魚神洞的脊樑上，這一塊大石半截插入地內，厚的地方差不多有三四丈，偏偏有兩處薄的纔祇尺許，受不住那麼大壓力，恰好一左一右裂成兩塊。所以許鉞毫不費事，一拉便開。許鉞將石洞開通之後，不知對面敵人還有甚麼埋伏，不敢造次爬將過去。先取下自己戴的一頂小帽插在槍尖上，伸出洞去，晃了幾晃，一面用耳細聽，並無動靜，這纔撤回來。放下槍，輕輕爬將過去一看，不由叫了一聲慚愧。原來這座石壁竟是空心的，那一面被自己開通，這一面雖然未開，卻天生成有三四寸方圓的孔竅。就着孔竅中往外一望，外面果然有兩個人在地下打着地鋪，業已入睡。當中一個火盤，盤沿上還有許多酒菜茶水。雖然這兩個防守的人業已睡着，要打算破壁出去，必定將這二人驚醒。如果從孔竅中用暗器結果他二人性命，然後出去，又怕誤傷無辜。再推了推石壁，竟是非常堅實，不動兵刃，決難出去。

正在爲難，忽覺腦後一陣涼風，怕是敵人暗器，急忙藏頭縮頸，將身往下一偏。眼看兩條黑影一晃，接着便又聽喳喳兩聲，緊跟着一聲轟隆巨響，石壁憑空倒下，震得地下塵土亂飛。面前站定二人，那守夜的人驚醒過來，纔待起身，已被那二人用點穴法點倒。許鉞定睛一看，來的二人正是玄極、心源。心中大喜，急忙跳將過去相見。剛要問他二人因何到此，心源道：「令弟業已身陷虎穴，此刻無暇多談，快將令弟救出再說。」說

罷，先將被擒兩個守夜之人點開活穴，與玄極各自鷹捉小鳥一般提了一個到旁邊去，分頭審問許超蹤跡。

那二人道：「日前呂村半夜裏去了兩個女子，俱都是本領高強，聽說還會放出青光白光殺人。不知怎的，被郭真人用法術擒住，將兩個女子關在這魚神洞內，外面用符咒封鎖。原想困她們幾日，等她們支持不住，自請投降，同莊主各人娶一個做妾。不想第二天晚上，被那兩個女子將魚神洞故道打通逃走。郭真人爲了此事好生不快，他說那兩個女子是衡山金姥姥的徒弟，如果將她們收伏，不但得了兩個幫手，還可因她二人，連金姥姥拉攏過來。如今被她們逃走，必定去請金姥姥前來報仇，好生後悔當初不該同她們爲難。正在此時，羅九爺同陳莊主由城裏回來，聞及此事，說魚神洞故道既通，正可利用它抄襲戴家場的後路。便同我們莊主商議，把魚神洞當中的石壁再打開些。我們莊主與陳莊主原是多年老朋友，此番由華山回來，聽說陳莊主同戴家結仇，本答應給他幫忙。在前多少天，陳莊主同羅九爺前來拜訪，說戴家場防備太嚴，不易進去，知道呂村相隔鄰近，打算借這裏去抄戴家場後路。及至到了這裏一看，纔知從前與戴家場相通的魚神洞，如今因山崩，把這條路填死，中間隔着許多懸崖峭壁，不易過去，好生掃興。陳莊主見此計不成，祇得託我們莊主到時幫忙。他二人回去之後，又聽說我們莊主的好友郭真人來到，急忙趕來拜望，聽見故道已通，非常高興。我們莊主自然一說便應允。誰想今日白天纔把魚神洞打通，到了夜晚，便來了戴家場一個姓許的，本領非常了得，我們守洞的人被他傷了不少。恰好我們莊主同羅九爺到洞中查看路徑，二人合力將他擒住，捉回莊中拷問。被郭真人知道，大大不以爲然，他說江湖上最重信義，既同戴家場約定明春交手，不應該在期前鬼鬼祟祟去偷襲人家，不問輸贏，都是沒臉的事，立逼莊主派人連夜將魚神洞重新堵死。我們二人在此該班守夜，姓許的死活存亡，實在不知。」說罷叩頭，請求黃、趙二人饒命。